◎文坛新生代

掣鲸碧海看吾曹

宋　嵩

2013年5月，在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之前举办的“青年创作系列研讨会”上，杨庆祥、金理、黄平等六位“80后”批评家代表结合自己的批评实践阐述了批评如何建设性地面对文学和时代，并讨论了当下青年创作的现状与前景。这场由中国作协创研部等举办的“80后批评家研讨会”及时回应了此前媒体提出的“青年评论家为何难‘冒头’”“‘80后’为什么出不了文学评论家”的疑问。“80后批评家”作为一个群体，和新世纪之初登场的“70后”文学批评家们一起，再次向公众宣示：他们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学批评力量。

青年评论人才如井喷涌现

“青年”批评家的命名，以及“70后”“80后”的代际区别，绝非简单的生理年龄划分，而带有强烈的社会文化意味。“青年”往往同“先锋锐气”“生机勃勃”“挑战权威”等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与“老年”“中年”的“阅历丰富”“老成持重”甚至“故步自封”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主体时时处于一种变动、成长的状态，其新鲜感和异质性常常被社会寄予美好的期望，但同时也潜伏着极大的“不成熟”成分。可以说，不只是针对“70后”和“80后”，任何一代“青年批评家”在登上文坛之初，身上都同时担负着前辈人的期望和质疑。想要摆脱这种状态并真正获得肯定，一则需要“青年批评家”自身提高专业素养，积极参与文学批评实践，在文学现场中与批评对象展开充分的对话交流和互动，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交错的坐标系中构建清晰的文学图景，将自己的理论积淀、阅读感受和人生经验内化在批评文字中，尽快形成个性鲜明而成熟的批评风格，再则也需要文学创作界、评论界予以足够的宽容和耐心，并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提供充分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

近些年来，在各级作协、文联的积极扶持和培养下，在各大高校的重视和配合下，特别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带动下，青年文学理论评论人才如井喷般涌现。自2011年至今，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先后聘任了七届、共69位“70后”和“80后”青年批评家为“客座研究员”。因每届名额有限，虽不能说“天下英才尽入彀中”，但入围者均为一时之选，基本上代表了当下青年理论评论人才的最高水平。以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为主体，青年批评家积极介入文学现场，在国内外重大文学论坛或研讨活动上屡屡发声，充分展示了青年一代的学养、视野和锐气；尤其是在全球化、商业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及时跟进研究网络文学、科幻小说、青春写作、“非虚构”等最前沿、最具活力的文学创作热点，在对同代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发挥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代际优势，与不断升级换代的新媒体密切结合，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新技术手段探索崭新的文学批评表现形式。各地作协也纷纷探索以“签约评论家”等形式来培养青年理论批评队伍。2015年4月山东作协签约以“70后”为主的第一批文学评论家，被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评价为“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此后湖北、广东、山西等省级作协设立了签约评论家制度。江苏作协除专门召开“江苏青年批评家研讨会”、组织“文学新秀双月谈”和全国范围的“青年批评家论坛”外，还在2017年底开创性地设立《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由来自全国各地的38位青年批评家和6位著名文学期刊主编一起担任提名评委，有效扩大了青年批评家的影响力。

最大特点在高学历

制度的扶持和保障固然重要，但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和成熟，归根结底还要靠自身文学批评成绩的提高。尽管业内权威的“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规定授予45周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但2012年前后有关“‘80后’为什么出不了文学评论家”的疑问，正是针对当时还没有“80后”批评家获此奖项的情况而提出的，并进而引发了各方对青年文学评论家生存状态的关注。仅仅一年之后，“80后”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杨庆祥便以《历史重建及历史叙事的困境——基于〈天香〉〈古炉〉〈四书〉的观察》一文获奖，此后又有黄平、岳雯、金理、杨晓帆、丛治辰等“80后”青年才俊先后折桂。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等权威刊物的年度优秀论文获奖名单中，“70后”“80后”批评家也占了很大比重。青年作者成为时下评论刊物的重要作者群，《小说评论》《名作欣赏》等刊物为青年批评家设置了专栏，中国现代文学馆则和《文艺报》合作设立了每月一期的“青年批评家专刊”，均成为青年一代展示自我才华的园地。文学评论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借出版丛书来培养、推介文学批评新人的优良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的“青年批评家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80后”批评家文丛和“70后”批评家文丛、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文学评论卷”、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以及每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中的理论批评部分，都是历年文学理论评论类著作出版的重头戏。此外，青年批评家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年鉴》等文学类工具书的重要作者群；而被纳入“上海蓝皮书”的《上海文学发展报告2015》更是直接以“青年批评家崛起”为副题，彰显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对于文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相较于文学批评前辈，“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高学历。仅以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为例，大多数成员都拥有文学博士学位，且集中毕业于北大、北师大、人大、复旦、华东师大、南大等著名高校，有博士后经历或海外访学经历者亦不在少数，这意味着他们大都有较高的学术起点、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丰富的学术资源。但高校教师的职业、现行的学术考评机制和日常生活的压力又将青年学者限制在“学术论文制造者”的身份上，以至于部分年轻人的文学批评文章在学科思维的束缚下沦为理论的附庸，或者故作老成、枯燥晦涩，看不出个性，朝气和锐气更无从谈起。长此以往，导致“学院派批评”向僵化的方向滑落。另一方面，许多年轻的评论写作者急于获得权威的认可而选择那些成名已久、已经被“经典化”的作家作品，宁愿去攀高枝或炒冷饭，却无暇甚至不屑关注同代人的文学创作。对此，著名批评家陈思和有深刻认识。他曾指出，“做批评是一定要面对当下”“一定要联系现实，文学批评如果老是关注过去的东西，这个批评永远没有力量”（《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这是前辈的经验之谈，值得每一位有抱负的青年批评家警醒和借鉴。

积极文学生态赋予开阔视野

此外还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当下文学批评资源和人才较多地集聚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一线城市，固然反映出资源分配不平衡的现实，但是从另一角度考虑，一线城市积极的文学生态和比较宽松的环境，也赋予了他们相对开阔的视野。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近年来，北大、人大、北师大等高校的文学专业研究生（其中不少是“90后”）通过组织“联合文学课堂”、创办“同代人·读立批评”微信公众号，以及参与各种线下文学活动，已经成为当前文学批评领域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并由此给文学批评界带来了活力。其二，“70后”“80后”青年批评家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开始投身（或重拾）文学创作，例如李云雷、房伟、项静、李德南写小说，木叶、张定浩、杨庆祥写诗，张莉、黄德海写随笔，白惠元写剧本；至于梁鸿，则几乎以《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在国内掀起了持续近十年的“非虚构”写作热潮。评论家转向创作绝非“不务正业”，而是可以在此过程中更为深刻地理解创作，并推己及人地理解同时代的作家和作品。有趣的是，不少青年作家也开始尝试以读书专栏、书评、创作谈、印象记等“非典型”的形式来参与文学批评（例如弋舟、李浩、周李立等）。这两种趋势相得益彰，或许预示着“文学”及“文学批评”的新变正在酝酿之中。

“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上，这一代青年批评家的崛起具有怎样的意义？”1986年，在一篇题为《青年批评家的崛起》的文章开头，学者樊星如是发问。30多年过去，文章中重点论及的青年批评家，例如南帆、陈思和、吴亮、许子东等，都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上最为响亮的名字。今天，在“70后”逐渐挑起文学批评的大梁、“80后”文学批评亦风头正劲之际，30多年前的问题依然适用。当下的“青年批评家”群体能否像他们的前辈一样给出一个自信而肯定的答案？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

马步升的侠客传奇

吴世奇

中国文学除了“诗骚”与“史传”两大传统之外，还有将近两千年的“传奇”传统。在众多传奇叙事形态中，侠客传奇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契合了民间大众的审美经验，一直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类型。

崇尚侠客及武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早在汉代司马迁就在《史记》中设有“游侠列传”，武侠传统一直滋养着中国文学的发展。现代以来，梁羽生、金庸、古龙等人，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向一个新高度。当代文学中也不乏表现侠客的作品，如马步升的《刀客遁》、梅卓的《太阳部落》等，虽然在表现形式上异于传统武侠小说，但在精神质地上是相通的。侠客一般都具有超凡的武功，但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不是凭借武力为所欲为的杀人狂魔，而是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崇尚正义相结合，侠客像洪七公、郭靖等人一样，忠肝义胆、大义凛然、除暴安良。

中华民族具有崇拜英雄的情结，侠客也是英雄的一种类型，马步升文学中的侠客多数也是替天行道、匡扶正义、救国济民的英雄。侠客的出现缘于人们对战胜困难的心理需要，侠客的经历往往带有传奇甚至魔幻色彩，人们有时会把侠客塑造成一个无所不能、神秘莫测的形象。马步升在文学创作中继承了传奇叙事传统，更让侠客传奇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重现荣光。马步升小说中“江湖”的侠客形象来自历史上的现实生活，西部地区历史上多尚武民族，游侠及匪徒也时有出现，特别是藏区的家族仇杀之风，都为马步升文学中的传奇侠客形象提供了创作素材。

马步升的小说充满江湖气息，其中像《哈一刀》《一点江湖》《绣花庙刀客》堪称经典的短篇武侠小说，其“江湖三部曲”之一的长篇小说《刀客遁》，是描写西北刀客生活的集大成之作，可以视作马步升武侠传奇的一个缩影。《青白盐》《野鬼部落》《刀客遁》被评论界称为马步升的“江湖三部曲”，特别是《刀客遁》把清末河西走廊一带刀客的形象刻画得呼之欲出，“英雄美人”“才子佳人”等传奇叙事模式也被运用得行云流水一般。在这部小说中，刀客领袖无影子、无敌秀才、塞北狼、沙漠红、巴音王等人武林中人的经历极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后来拥有了武林至尊“如是刀”的无敌秀才杨修平，更是代表了马步升小说中侠客的最高境界。杨修平是马步升心目中的理想侠客形象，其名字即蕴含着“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作为一个留洋归来的新式人物，杨修平为化解杨、白两个家族两百多年的仇恨，挑战10位武林高手，最终竟然靠刀坛规矩、侠义精神赢得了拥戴。后来，杨修平在众人的拥护下兴办新式学堂，为启蒙大众、拯救民族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形象生动地诠释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此外，马步升短篇小说《哈一刀》中的高手哈一刀，《绣花庙刀客》中的刀坛盟主绣花童子，以及长篇小说《青白盐》中的侠客乏驴等人，生活经历都颇具传奇色彩，令马步升的文学作品氤氲着浓厚的江湖气息。

马步升充分借鉴中国文学传奇叙事资源，把侠客传奇打造成自己的一张文学名片，也启发了甘肃文学以及西部文学的发展方向，亦即立足本地区、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融合古今中外的创作技法，从而创作出既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给古老的“丝绸之路”增添新机。

行旅世界与文化追寻

程国君　许　珍

新移民作家陈瑞琳30岁出国，至今几乎行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丰富多元的异域景观，知识女性的敏锐体验，移民的文化体验，成了她创作的独有资源。陈瑞琳用游记记录自己的行旅生活、文化发现，用散文的方式追寻自己的文化理想，书写了一篇篇精美且别具思想内涵的游记散文。

对于陈瑞琳来说，移民海外的生命移植是她“睁眼看世界”的自觉选择。“父母在，要远游”，陈瑞琳在她的游记中践行着这种现代行旅观念。在《走天涯——我在美国的日子》中，陈瑞琳记录了自己初到美国时的生活状态。尽管有着“边缘人”的夹缝求生状态，也有漂泊他乡的离愁别绪，但她用乐观的心态去消解乡愁，阐释着“要远游”的现代理念。在《蜜月巴黎——走在地球的经纬线上》里，走天涯，蜜月巴黎，成了现代人自然而然的选择，一改过去“父母在，不远游”旧时代的那份坚定与保守。对异域景观的探索，对全球尤其是西方文化的比对而激发出的更爱故土的情感，成为她“走出去”的推动力。

陈瑞琳的不少游记散文展现出了新移民作家在跨文化立场中对本土文化的反思与回归。陈瑞琳以文学的方式赋予了“乡愁”独特的文化内涵。怀乡成为陈瑞琳行走世界过程中的心灵归属和寄托。在世界文化面前，她以对东方文化的自信，告别了乡愁文学“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的忧愁囹圄，而把积极的怀乡态度通过游记传达出来。

首先，其怀乡梦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认同。在《红色的夏天——美国西部行》中，作者看到美国西部景观的原始与粗犷，立刻联想到中国的三峡、石林，感叹中国景观的人文历史悠久。陈瑞琳在行旅世界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世界文化，但家国是她始终放不下的牵挂。同时，国家的强大给予陈瑞琳强烈的归属感和自信心，使她在面对世界文化时拥有坦然的心态和坚定的立场。

其次，“怀乡梦”是“精神原乡”的梦。从海外回国，故乡变成他乡的时空距离让她对家园产生了更深的情感。就是说，这种回国之旅变成了作者寻觅精神家园之旅。古老的东方文明与现代的中国文化在她的笔下成为归来游子的心灵港湾。她“怀乡梦”中的祖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双重文化的碰撞交流下，无论是漂流海外还是行走国内，陈瑞琳的游记处处体现她在异域的家国梦。而且，陈瑞琳没有执念于“原乡”与“异乡”文化的对立，她坚守着故乡的精神家园，坦然的接受异国文化的异质存在。“家”在陈瑞琳的散文中已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场所，而是一个移动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里是世界文化的融合共生。陈瑞琳赋予“乡愁”情感内涵以积极的文化意义。

陈瑞琳这些游记散文，见证了世界文化大融合的途径，思考了“个人”与“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题材广而内蕴深厚。

◎作家谈

把诗词和现实生活衔接

——散文集《梅边消息》创作谈

潘向黎

我是一个写过小说也当过编辑的人，按说古诗词应该是在我写作计划之外的，可事实上《梅边消息》这本书已经是第二本有关诗词的书。别人会问为什么，我就说这个真是兴趣所致，真的跟我的衣食生计毫无关系。从小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一直出于爱好背一些古诗词，在当时跟整个时代氛围不是很搭，不像现在，儿童在这方面的启蒙非常早。当时在“文革”期间，很多书、很多古典名著看不到，连《红楼梦》都是禁书，古诗词书也都看不到。

潘向黎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父亲不知道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出于帮孩子选择考虑，他是用手写的，写在稿纸的背面，默写了很多诗和词让我背。那时候我父母分居两地，我父亲在上海当教师，我跟我妈妈在福建，我妈妈也是教师。每年寒暑假各见我父亲一次，他每次检查上一次背诵得怎么样，检查完另外掏出几张布置下一次的作业，半年一次，像期中期末考试，就这样我慢慢地被古诗词浸润。我当时一点不知道这是个可以作为谋生的专业，后来慢慢忙别的，工作、留学各种折腾，过得比较忙，比较随意，但是对古诗词的爱好一直没有放下过。可能正因为它跟衣食谋生无关，这是我自己的小花园，特别小、特别隐秘的一个花园，白天事忙完以后，前门一锁，防盗门一关，我自己偷偷溜进后花园。所以这一块，我不需要任何强制，不需要任何的目的，也不需要计划，就一直自然而然地保持下来。

我父亲读书都是乱画圈的，又画线又加圈，好就一个圈，很好两个圈，极其好三个圈，据说他小时候私塾先生这么干，他就学他的私塾先生。我当时大惊，居然可以不用保持书本的整洁！后来我想这是最直接了当的读后感，这个对我影响特别深。我到现在读书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痛恨借别人的书读，因为我控制不住拿笔写。这是我父亲给我最大的影响。

这本《梅边消息》跟三联书店出的《看诗不分明》相比，有比较深入的地方，三联那本是专栏的结集，他们严格要求我每篇1500字，所以每篇文章我几乎一半的精力用于控制字数，写得很痛苦。这一本在腾讯大家上连载，它给我自由，所以我有的三千字、有的四五千字，一方面文气比较畅快，另一方面我获得自由，想写长就长，想写短就短，这长长短短的篇幅更真实地反映出我的写作状态和我对于一些诗人诗作的思索和感受。因为篇幅带来的自由，我第一次开始尝试把诗词和现实生活衔接，从腾讯大家发表的反应来看，读者还是比较认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才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不然的话你虽然读得很陶醉，但是你陶醉你的与我何关，而且这个诗人正好我不喜欢就不必读了。一旦跟生活挂钩，他会觉得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作为当代都市人，你的喜欢、你的立足点跟我一致，我不妨随着你的视线跟过去看看，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会比较好玩。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当代人和古人之间其实有很多共鸣，古人虽不能与我们当面交谈，但依然能随时帮到我们，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古诗词中找到关于生活的智慧。那日，看到一个朋友微信里贴出来饮茶照片，清静的茶室，井栏壶、汝窑盏，瑞香袅袅，荷花含笑，好不自在。她的文字说明却是：一个重要客户跑掉了，一个正在冲刺的项目卡住了，马上又要出国，行李都没时间准备，整个人失去方向，干脆先出来喝个茶。我马上为她点了赞，并且加了一句：“若待皆无事，应难更有花”。意外的是，对我这句话有100多个赞，我想大家都是有共鸣的。

我自己不是生活家，但是我努力做一个生活家，比如说，出差我会很顽强地在有限的小拉杆箱里塞进一个紫砂壶。随身带茶具，这是受朋友的影响，但我觉得很有道理。说到古人，我喜欢他们下了朝堂以后回到家里很自我很悠闲的那个状态，这一点古代与现代没有差别，我们都要想办法获取心灵的力量安顿自己，同时对抗外在的对人性异化的力量。